

春琴抄

[日] 谷崎润一郎◎著 郑民钦◎译

世界文学文库
097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CHUN QIN CH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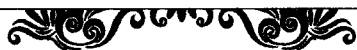
WORLD WISDOM · 北京燕山出版社

WORLD
LIBRARY OF

Chun Qin Chao

[日]谷崎润一郎 著 郑民钦 译

春琴抄



世界文学文库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琴抄/(日)谷崎润一郎著;郑民钦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5402-1892-8

I. 春… II. ①谷… ②郑…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9719 号

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1-2007-3609 号

TADE KUU MUSHI/SHUNKINSHO/CHIJIN NO AI by TANIZAKI Jun'ichiro

Copyright (c) 1928-29, 1933, 1924-25 Emiko Kanz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春 琴 抄

作 者 [日]谷崎润一郎

译 者 郑民钦

责任编辑 梁贵群 王沁滨

装帧设计 贾 嘉

插 图 靳学全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编 1000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32

印 张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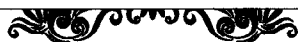
字 数 2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译序：“恶魔主义”的盛宴



Chun Qin Chao

我国读者对被称为“恶魔主义者”的日本现代唯美派文学大家谷崎润一郎是比较熟悉的。他的许多作品在我国都有译介,并展开较多的研究探讨。纵观其作品,总体上贯串着通过对阴翳的、甚至畸形的官能愉悦追求人性的另一面,从而思考人的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剖析日本民族性的深层面内涵这一主线。

谷崎润一郎(1886—1965),东京人,幼时生活富裕,后家道中落。一九〇八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开始接触希腊、印度、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文学上深受波德莱尔、爱伦·坡、王尔德的影响。一九一〇年辍学后与同学合办《新思潮》杂志,开始文学生涯,发表短篇小说《刺青》、《麒麟》、《少年》、《帮闲》等,呈现追求感官刺激的颓废的创作倾向,以华美妖艳震惊当时盛行自然主义的文坛,自称“恶魔主义”。受到唯美主义大师永井荷风的称赞,“天才谷崎”崭露头角。接着,他相继发表《恶魔》(1912)、《饶太郎》(1914)、《异端者的悲哀》(1917)、《途中》(1920)等,以唯美主义意识大胆地描写性,向自然主义文学发起挑战。这个时期的表现女性官能美的代表作《文身》被视为作家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

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后,谷崎举家迁往京都,定居下来。此后的创作即以保留着日本传统文化的关西风土人情作为背景,以为其语言、饮食、服饰、建筑、风俗等比深受西方影响的东京更具文学魅力,其创作也从现代派转为古典派,迎来了创作的巨大转折期。代表作有《痴人之爱》(1925)、《乐》(1928)、《各有所好》(1928)、《吉野葛》(1931)、《盲人物语》(1931)、《刈芦》(1932)、《春琴抄》(1933)等。

一九四二年,他开始创作《细雪》,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小说涉及当时的战争,被军部以“不合时政”勒令禁止发表。于是他的创作转入地下,于战后完成《细雪》,发表后深受好评,被誉为现代版的《源氏物语》。《细雪》在一九四七年获每日出版文化奖,一九四九年获朝日文化奖。《春琴抄》和《细雪》被日本文学界公认为是谷崎向日本传统美回归的代表性作品。

谷崎是一位多产作家,尽管他的创作风格有过几次变化,小说主题

却始终围绕着男女情爱所揭示的感官之美,以西方的唯美主义意识淋漓尽致地审阅感官体验,为超越世俗伦理和一般社会道德的爱注入人性的灵魂。从他的处女作《文身》到晚年的《钥匙》、《疯癫老人日记》,女性崇拜成为其作品的主题,演绎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凄美妖艳又荒诞怪异的故事。谷崎的早期作品往往通过变态的施虐、受虐、自虐行为所体味的快感展示女性肉体之美,从令人无法接受的残忍的性倒错中挖掘生命的意义,以藐视传统价值的大胆不羁的语言显示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挑战。谷崎的中后期文学创作开始在日本古典风土与东方传统风土的映照下,在依然不变的变态的女体崇拜中细腻地刻画男女主人公的隐秘幽玄的性心理感受,从残忍恐怖的快感逐渐转变为对女体膜拜、倾倒的愉悦,将肉体之美的神秘推向极致。

《春琴抄》是谷崎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典型地表现作家风格的名作,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仆人出身的佐助尽管身心都受尽孤傲乖僻的盲女琴师春琴的折磨,却依然对她忠贞不二。在春琴被毁容之后,佐助为了在自己的脑海里永驻她的美艳姿容,并能与她生活在一起,竟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作者对这种虐待与自虐的变态心理显然采取赞美的态度,他借和尚的嘴表述道:“据说天龙寺的鞍山和尚听到佐助自瞎双眼的事情后,赞赏他转瞬之间断绝内外、化丑为美的禅机,并说道:‘庶几达人之所为也’”。春琴与佐助的主仆、师徒、夫妻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为这种奇异的不可理喻的情爱行为提供了合理性,将感官体验与精神体验的结合扩展到最大化,并通过感觉器官的转换完成了比感官享受更高层次的心灵审美过程。佐助闭上了现实之眼,但他的心灵之眼却永远睁开,从而进入永劫不变的观念世界,达到与理想的女性结为一体的完美境界。《春琴抄》在残忍的自虐中包含着爱情的浪漫情节,一个古典式的女人所追求的传统美与女性崇拜者病态的审美理念的结合营造出将唯美主义极端化的爱欲世界,散发出畸形的腥味。

《痴人之爱》也是谷崎的代表作之一,描写盲目崇拜西方的主人公河合让治被一个在咖啡店当见习服务员的、貌似混血儿的女子娜奥密的肉体魅力所俘虏,狂热地追求她,心甘情愿地受虐。不论娜奥密多么奢侈享受,即使她无所顾忌地和别的男人亲密交往,关系暧昧,让治对她依然痴心爱恋,不改初衷。让治之所以对娜奥密如此痴恋,完全是因为被她的肉体所征服。这个典型的女体崇拜者在女性肉体的诱惑下冲破一切旧观念的束缚,沉沦于感官的愉悦,最终掉入变态的爱欲泥沼。让治原先是一个强者,他要把少不更事的小姑娘娜奥密培养成合乎自己心意的女人,但当他被娜奥密的身体征服之后,两人的关系发生逆

转,让治失去男人的尊严和支配权,成为娜奥密的奴隶,甚至是变态放纵的性奴。娜奥密是一个彻底的享乐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不受任何传统道德的约束,对男人颐指气使,凌驾玩弄。而让治甘心成为娜奥密的“马”,在痴爱的沼泽里匍匐前行,却对这种虐恋行径的非常态表现出自觉的意愿。这样的设计令读者浑身战栗,加深了对男权讽刺的“恶”的力度。

《各有所好》是谷崎的一部重要作品,描写一对感情不和的中年夫妇一直打算离婚,但因为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所以犹豫不决。主人公斯波要喜欢木偶净琉璃,又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对妻子另有新欢听之任之,处之泰然,自己沉迷于古典的文乐世界,将“个性深藏不露、谨慎谦恭”的“化作人的模样的小妖精木偶形象”的小春视为理想的美女,寄托着虚幻的女性永恒之美。作品细腻地刻画了斯波要夫妇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

谷崎笔下的女性多是以自己的美丽身体征服男人的“恶”的化身,在这里,“恶”就是善,“丑”就是美,美与丑密不可分,犹如美丽的樱花树下掩埋着尸体,互为表里,对“恶”与“丑”的肯定就是对善与美的赞美。女人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女性美产生妖魔化的作用。作者虚无的享乐人生观在创作中表现出追求强烈的虐待快感和官能享受刺激的变态颓废的倾向,孜孜不倦地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学审“丑”世界,在市民社会的道德、伦理等传统价值死亡的地方思考生存的意义,对读者的心理世界产生剧烈的震撼和冲击。

作为日本唯美主义作家的代表之一,谷崎没有像同样是唯美主义代表性作家的永井荷风、佐藤春夫那样具有文明批判精神,而是始终如一地沉溺于对女体美的爱欲追求,表现出病态的执著。他坚决排斥艺术对道德作用的功利性,反对文学只是传递某种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拒绝任何说教的因素,将为人类提供感官上的愉悦视为艺术的使命,认为“美”才是艺术的本质,因此一味追求艺术的“美”。然而,他的美学原则偏偏又是追求官能性欲望的最高境界,认为意识之美是不具形态的虚无的,唯有女体才是真正的美,唯有感官享受才是美的感受,这就不可避免地走进了魔沼。美在这里转化成罪恶的渊藪。张扬人性极致的性错乱、性变态绽放出恶的花朵,令人恐惧和厌恶。当然客观上也一定程度地揭示了丑恶的社会现实和人性恶的一面,显示现代人对道德变数的恐惧感,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谷崎“阴翳”,沉迷于阴翳的神秘,以为没有阴翳就不存在美,阴翳本身就是美。这种审美观在文学上的反映恐怕就是对传统极具破坏力的自我本性的初始还原。

谷崎倾注毕生的精力探求美,他的审美理念与社会的传统美学发生冲突,他以极端的方式、即通过“恶”与“丑”发现美的情愫,将人性中极其隐秘的一面揭示出来,并升华到美的境界。尽管他的作品具有浓烈的施虐和受虐狂的变态色彩,但没有充满原欲的具体描写,从而加深了美的纯粹性和艺术感染力,使读者认识到性与美的力量。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性与爱的压抑的思想,将女体美与官能美所体验的终极快感作为自我张扬和人性解放的参照,不惜在虐待、自虐中催生美的萌芽。他无所顾忌地捕捉他所认为的美的一切,并竭尽所能予以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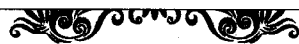
谷崎是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的作家,其创作生涯达半个世纪以上。他集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文学修养于一身,作品表现出多种风格,还有一些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批判作品。他的艺术成就受到世界的公认,我们也应当以冷彻理性的态度看待他的作品。

CONTENTS · 目录



001	译序：“恶魔主义”的盛宴
001	春琴抄
049	痴人之爱
197	各有所好

春琴抄



Chun Qin Chao



—

春琴，本名鵠屋琴，生于大阪道修町的一个药材商的家庭，卒于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其冢在大阪市内下寺町的净土宗某座寺院里。前几天，我路过此地，忽萌谒墓之念，便入寺内，请人指引。

寺院的杂役对我说道：“鵠屋家的墓地在这边。”然后带我往正殿后面走去。只见一丛山茶树阴下排列着几座鵠屋家历代的坟墓，却没有春琴女的墓。从前鵠屋家的女儿中，应该有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她的坟墓在哪里呢？寺院的杂役听我这么一说，略思片刻，说道：“要是这样的话，那边有一座坟墓，或许是她的吧？”说罢，他带我走上东面陡坡的台阶。

我知道下寺町东侧的后面是一片耸立的高地，高地上有一座生国魂神社。现在正在拾级而上的所谓陡坡就是从寺院内通往高地斜坡。这个地方生长着许多在大阪市内比较少见的树木，郁郁葱葱，而春琴女的坟墓就修在斜坡上一小块削平的空地上。墓碑的正面刻着她的法号“光誉春琴惠照禅定尼”，背面刻着“俗名鵠屋琴，号春琴，明治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歿，享年五十八岁”一行字，侧面则刻着“门生温井佐助立”几个字。

春琴女虽然毕生姓鵠屋，但大概由于她实际上与“门生”温井检校过着夫妻生活，所以死后只能选择在鵠屋家族墓地之外另修坟墓吧。据寺院的杂役说，鵠屋家族早已没落，近些年难得有族中之人前来扫墓，偶有来者，也几乎不去春琴女的坟墓祭扫，大概他们并不把春琴女视为鵠屋家的亲人。

“这么说，这亡灵岂不成了孤魂？”我说。

“其实也并非孤魂。住在荻茶屋那一带的一个约莫七十岁的老太婆每年都要来一两次。她每次都是先祭扫这座坟墓，然后，你瞧，那边还有一座小坟墓吧。”他指着春琴坟墓左面的一座坟墓，说道：“然后一定还要去那座坟墓烧香供花，并且还留下诵经钱。”

我走到寺院杂役所指的那座小坟墓前一看，墓碑的大小大约只有春琴墓碑的一半，正面刻着“真誉琴台正道信士”几个字，背面是“俗名温井佐助，号琴台，赐屋春琴门人，明治四十年十月十四日歿，享年八十三岁”。

原来这是温井检校的坟墓。至于住在荻茶屋的那个老太婆，在后文中还会出场，所以这里暂且按下不表。这座坟墓比春琴的坟墓小，而且墓碑上写明是春琴的门人，显示出检校死后依然恪守师徒之礼的遗志。

此时，殷红的夕阳照射在墓碑上，我伫立在这山冈上，眺望脚下大阪市的一片景象。大概这一带自古就是难波津的丘陵地带，高地就是从这里往西一直延伸到天王寺。但是如今树木青草受到烟尘的污染，绿叶已失去光泽，毫无生气，枯萎的大树满身尘土，令人觉得大煞风景。不过，当年修造这些坟墓的时候，一定是树木葳蕤，郁郁苍苍。即使是现在，作为市内的墓地，这一带也应该是最为幽静、最为开阔的去处。一生纠缠着奇异因缘的师徒二人永眠于此，共同俯视着夕阳薄霭下矗立着无数高楼大厦的东方第一大工业城市。今日的大阪已经发生了巨变，没有留下检校在世时的一些旧痕，惟有这两块墓碑仿佛依然述说着师徒深情。

其实温井检校一家都信奉日莲宗，除了这检校之外，温井家族的坟墓都在他的故乡江州日野町的一座寺院里。然而，检校竟然抛弃世代祖辈的信仰，改信净土宗，甚至死后也不离春琴女身边，完全是出于殉情。据说春琴女在世之时，他们早就商定好师徒的法号、两块墓碑的位置以及比例的协调等事宜。现在据目测估计，春琴女的墓碑高约六尺，而检校的墓碑恐不到四尺。两块墓碑并非竖立在石板铺就的低矮台地上。春琴女坟墓的右侧种有一棵松树，绿枝伸展，如屋顶般罩在墓碑之上，而就在其左边两三尺远的检校坟墓却没能得到树枝的荫蔽，状如鞠躬，侍坐其旁。观此景状，不禁令人想起检校生前恭诚事师、如影随形的景象，如今木石有灵，仿佛依然沉醉于昔日的幸福之中。

我跪在春琴女的墓前，恭恭敬敬地参拜之后，将手放在检校的墓碑上，抚摸着石碑的顶部，在山丘上低首徘徊，直至夕阳坠入大城市的远方。

二

最近我收集的书籍中有一本名叫《赐屋春琴传》的小册子。它成

为我了解春琴女的开端。这本小册子使用纯楮树皮制作的和纸，四号铅字印刷，约有三十页，大概是春琴女三周年忌辰之际，她的弟子检校托人编写并分发给别人的传记。其内容以文言文写成，以第三人称称呼检校，但是资料无疑是检校所提供，所以将作者视为检校本人谅亦无妨。

据传记所载：

春琴家世代称鵜屋安左卫门，居大阪道修町，经营药材。至春琴之父，乃第七代也。母繁女，生于京都麸屋町之迹部家门，嫁安左卫门，生二男四女。春琴为次女，生于文政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又云：

春琴自幼聪颖，且姿容端丽高雅，无与伦比。四岁习舞，举止进退，自得其法。舒臂回腕，优柔美艳，虽舞姬犹未能及。其师频频啧啧声赞叹道：“惜哉此子，以其才华素质，可期扬美名于天下，然生为良家子女，谓之幸乎，抑或不幸乎？”又幼学读写之道，长进颇速，甚至凌驾于二兄之上。

倘若这些文字出自将春琴奉若神明的检校之手，真不知道有几分可信。不过，她天生“姿容端丽高雅”这一点倒是有许多事实可资佐证。当时的妇女大抵身材较为低矮，她的身高也不到五尺，脸庞、四肢极其娇小纤细。从流传至今的春琴女三十七岁时的相片来看，她有着一张轮廓匀称的瓜子脸，鼻子、眼睛仿佛——是用可爱的纤柔细指捏就般小巧玲珑，似乎随时都会消失掉。这张照片大约拍摄于明治初年或者庆应年间，所以相纸上随处可见斑白点，如同久远的记忆般模糊不清。也许正因为如此，才给人上述的印象。不过，从这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来看，除了感觉她具有大阪富裕商家女性的气质外，虽然也很漂亮，却缺少独特个性的光彩。从长相上看，若说是三十七岁，倒很合适，但说她显得像二十七八岁，也无不可。

当时的春琴女，双目失明已有二十余载，但看上去，与其说她是双目失明，倒不如说是闭着眼睛。佐藤春夫^①曾云：“聋者若愚，盲者似

^①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小说家、诗人。著有《田园的忧郁》、《痴情诗集》等。

贤。”为何如此呢？因为聋者听人说话，总是紧蹙眉头，瞠目张口，时而歪头，时而仰首，多少显得呆头傻脑；然而盲人则端坐静然，低首敛颌，状若闭目沉思，似显深思熟虑。此说能否通用，不得而知。但大概由于我们平时看惯了佛菩萨的眼睛，所谓“慈眼观众生”的慧眼总是半开半闭，所以觉得闭眼比睁眼更显得慈悲、可贵，有时甚至令人心怀敬畏之情。

也许由于春琴女是一个格外温柔的女子的缘故，从她紧闭的双眼中，我们仿佛感受到参拜古老画像里的观音菩萨那样的些许慈悲。据说春琴女的照片仅此一张，先前此后都没有照过。她年幼之时，照相术尚未传入日本，而在她拍摄这张照片的同一年，由于偶然遇到一起灾难，此后她就决不再照相。因此，我们只能凭借这一张古旧模糊的照片想像她的容貌风姿，此外别无他法。

通过上述的说明，读者面前会浮现出一副什么样的容貌呢？恐怕只能在心中勾勒出很不完整的模模糊糊的轮廓吧。不过，即使看到真实的照片，也未必就了解得更加明白，或许相片要比读者所想像的更加模糊。其实，春琴女照这张相的时候，也就是她三十七岁那一年，温井检校也成了盲人。检校这一生中最后所见的春琴女的容貌，应该和这张照片上的十分近似。那么，残存在晚年的检校的记忆里的春琴的姿容难道也是如此模糊吗？抑或他以想像补充逐渐淡漠的记忆，从而塑造出一个与真实的春琴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贵妇人形象呢？

三

《春琴传》继续写道：

双亲视琴女如掌上明珠，惟宠爱此女，胜过其他五个兄妹。然琴女九岁时不幸患眼疾，旋即双目失明。父母极度悲伤，母亲怜其女之不悯，怨天尤人，一时如疯若狂。春琴从此断念舞技，遂专心笃学三弦琴，有志于丝竹之道。

春琴患的是哪一种眼疾，并不清楚，传记中也没有更加详细的记载。但是后来检校对人说过：“真可以说是树大招风吧。只因师傅容貌技艺出众，故而一生中两次遭人忌恨。师傅之所以命蹇运乖，完全是由这两次灾难造成的。”如果联系起来考虑他的这一番话，就会感觉到

其间似乎藏有什么隐衷。检校还说他师傅患的是风眼。

春琴女从小娇生惯养,性格难免有傲慢骄横之处,但是她言行举止亲切和蔼,对下人也关怀备至,兼之生性活泼开朗,与他人及兄妹相处和睦,一家人都很喜欢她。据说只有小妹妹的乳母认为父母偏心,愤愤不平,暗中嫉恨春琴女。

所谓风眼,众所周知,是性病的细菌侵入眼黏膜引起的。检校之意,乃是暗指这个乳母采用某种手段导致春琴女失明。然而,检校此话是拥有确凿的证据,还是凭空想像,不得而知。从春琴女后来的暴躁脾气来看,也不是不能猜测是上述事实对她性格造成的影响。不过,事实不能只看这一面,检校由于哀伤悲叹春琴女的不幸,难免不知不觉中出现攻击诅咒他人的倾向,所以对他所说的乳母等事情不能贸然全信,恐怕有他的臆想猜测的成分。总之,我在这里不敢妄写原因,只是记载她九岁失明的事实,此足矣。

传记写道:“从此断念舞技,遂专心笃学三弦琴,有志于丝竹之道。”就是说,春琴女之所以潜心于琴曲音乐,是由于她失明的缘故。据说她本人也经常向检校吐露心曲:“我真正的天分在于舞蹈,现在有人称赞我弹奏的古琴和三弦琴,其实这是他们对我这个人还不了解。只要我的眼睛还能看得见,就决不会走音乐这条路。”这些话听起来有一半让人觉得她是自诩即使在不擅长的音乐方面也能如此精湛,由此可以窥见她傲慢的一斑。但是,这些话是否经过检校的修饰加工令人怀疑,至少可以这样怀疑:是否是检校对春琴女一时兴起、任情而发的话语如获至宝,铭记在心,为了抬举她,才故意赋予如此深刻的内涵?

上文所说的那个居住在荻茶屋的老太婆,名叫嶋泽照,是生田流^①的“勾当”^②,热心伺候晚年的春琴女和温井检校。据她说:“听说师傅(指春琴)舞技精湛,然而古琴、三弦琴从五六岁起便受教于春松检校,以后一直勤奋练习,所以并非失明之后才开始学习乐曲的。当时的习俗,良家女子都是很早就开始习学艺能。师傅在十岁时就能掌握难度很大的《残月》,并能用三弦琴独奏。由此观之,她具有音乐天赋,非凡庸之辈所能及。只是失明以后,因别无乐趣,于是更加深入此道,精心钻研。”这个说法大抵属实,实际上她的才华从一开始就表现在音乐方面,至于舞蹈方面达到多深的造诣,令人怀疑。

① 生田流,筝曲的一个流派。京都生田检校所创,主要流行于关西地区。

② 勾当,盲女乐师的官名,在检校之下。

四

虽然春琴专心致力于音乐之道,但是按照其身份,并无谋生之虞,所以大概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至于后来她作为琴曲的师傅,自立门户,那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即使如此,她也没有以此谋生,每月从道修町的家里送来的金钱之多,是琴曲收入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依然满足不了她的奢侈豪华的挥霍。

如此说来,她学习音乐,大概起先并没有太多地考虑将来的目的,只是出于兴趣爱好而努力钻研技艺。由于天资聪颖,再加上刻苦用功,所以传记所说的“十五岁时,春琴技艺大长,出类拔萃。同门弟子中,竟无一人能与之比肩”的记载大概属实。

嶋泽勾当说过:“师傅经常得意地说道:‘春松检校是一位相当严格的老师,但是我从来没有受到他的严厉训斥,反多是得到他的夸奖。我一去,他必定是亲自教授,非常亲切和蔼,所以自己根本不理解人们害怕师傅的心理。’她没有尝过学艺的苦头就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这恐怕是她的天分吧。”

春琴既然是鵺屋家的千金小姐,无论多么严厉的老师,也不会像培养一般艺人那样苛刻要求,总是要给予几分关照的。何况虽生于殷富之家,却不幸成为可怜的盲人少女,恐怕也含有呵护的情感。不过,归根到底,还是这位检校师傅爱其才华,以至倾心。他对春琴身体的关心胜于对待自己的孩子,春琴偶染小恙未能前来练习之时,便立即派人前往道修町,或亲自拄杖前去探望问候。春琴成为自己的弟子,他以此为荣,经常向人炫耀。在其众多内行门生聚集的时候,他就说道:“你们要把鵺屋家的小女^①作为自己学艺的榜样。”他还说道:“你们很快就要靠自己的本领去谋生,技艺却不如一个外行的小女,这可令人担忧啊。”当有人责难他对春琴过于偏袒的时候,他说道:“岂有此理!为师者,授艺之时,越是严格,越显关切。我未曾责备过她,说明还不够关切。那小女天生艺道之才,悟性敏捷,即使不闻不问,亦能长进,精其所精。倘若认真教授培养,则后生可畏。你们这些专学此道的弟子恐怕

① 大阪将“小姐”称为“大姐”或“阿姐”,与姐姐相对应,将妹妹称为“小阿姐”或“小女”等。称呼如此区分,至今犹然。大概因为春松检校对春琴的姐姐也同样进行琴曲的入门教育,与鵺屋家关系密切,才这样称呼春琴的吧。

就要面上无光了。居然有人说,对于这样一个生于富家不愁衣食的女子,无须用心教授,只有对那些生性愚钝的弟子才应该下大气力将他们培养成才。这话是何等之谬误也!”

五

春松检校的家在靛町,离道修町的鵠屋药店约有十丁^①的距离。春琴每天由店里的小伙计牵着手前往学琴。这个小伙计当时是名叫佐助的少年,就是后来的温井检校。他与春琴的因缘就是由此而生的。如上所述,佐助生于江州日野町,家里也是开药铺的。他的父亲和祖父在当学徒期间,都曾来到大阪,都在鵠屋药店做伙计。所以对于佐助来说,鵠屋家就是他世代代的东家。他比春琴大四岁,从十三岁开始就来到鵠屋家当学徒。那一年春琴九岁,正是她失明的那一年,所以佐助来到鵠屋家的时候,春琴已经永远闭上了她那一双美丽的眼睛。佐助一次也没有看见过春琴的明眸的光彩,但是他直至晚年也从不后悔,反而为此感到幸福。因为如果他见过失明之前的春琴的面容,大概就会感觉她失明以后的容貌不够完整,然而,他现在从一开始就认为春琴的容貌完美无缺,没有任何不足之处。如今的大阪上流家庭争相搬到郊外居住,小姐们也都喜欢体育活动,接触野外的空气、阳光,所以已经找不到过去那种深居简出独笼闺中的千金小姐了。但是,现如今居住在城里的孩子,总体上还是身体纤弱,脸色苍白,与乡间长大的少男少女的皮肤的光泽大不一样,说得好听一些,是优雅文静;说得难听一些,是一种病态。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大阪,而是大城市的普遍性。然而,江户的女子以肤色浅黑引为自豪,不如京阪的女子那样白皙。在大阪旧式家庭长大的少爷,虽说是男人,却像戏曲里的少爷那样细瘦,弱不禁风,等到三十岁左右才开始脸色发红,脂肪增多,迅速肥胖起来,如同绅士那样大腹便便。在此之前,他们都和女人一样肤色白皙,穿着打扮也喜好柔靡之气。何况生于幕府时代殷富商人之家的女子,终日笼居于并不十分卫生的深闺内宅,其肤色该是何等透明般的白皙细腻啊!在乡下少年佐助的眼里,又该是何等的妖艳娇媚啊!这时,春琴的姐姐十二岁,春琴的大妹妹六岁,在刚刚进城的乡下人佐助看来,不论哪一个都是在乡下十分罕见的少女,尤其是盲女春琴不可思议的气韵使他深感

① 丁,长度单位,一丁约为一百零九米。